

小说集



YUN DUAN DE YUE LIANG

# 云端的月亮

◎雷霖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| 小说集 |

# 云端的月亮

◎ 雷霖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云端的月亮/雷霖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 
2011. 1

(遵义文丛. 第3辑)

ISBN 978-7-80240-794-7

I. ①云…II. ①雷…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  
国-当代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16146号

---

云端的月亮/雷霖 著

---

责任编辑 崔晓华 杨超

装帧设计 代忠海
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-65060478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mm×1240mm 1/32

字 数 281千

印 张 13.125

版 次 2011年2月第一版 2011年02月第一次印刷

丛书定价 29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举报电话: (010)64064983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
| 爷爷的河 / 1    |
| 云端的月亮 / 44  |
| 弦上的父亲 / 90  |
| 冬苗 / 118    |
| 山中松果落 / 176 |
| 弦断有谁听 / 213 |

# 爷爷的河

## 一

在大西南，云贵高原上，在这个称之为喀斯特地貌的千疮百孔而又生机勃勃的地方，总有一些愣头青一样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水，在拼命地奔流。

大西南把这些水，统统称为大河。

黔北珍州，我家这条河，芙蓉江，就是这样的一条河。

以前，我还以为，它是从天空上来的呢。

长大之后，我才知道芙蓉江其实来自于大娄山深处的一滴眼泪。我知道，云贵高原上，每一个石缝，都有可能蕴蓄着千年的眼泪。我不知道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眼泪，只知道那些眼泪一旦起身，就会不顾头不顾尾地朝前奔腾。虽然它们并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地方。

只不过，你不认识它。我一直这么想，认识这条河的人并不多。真的，并不多。它成长得太快，刚才还是一滴眼泪，转瞬之间，就成了一条狂野的龙，在深山巨谷中气势汹汹不可一世。

记得我爷爷将我丢进芙蓉江里的时候，我只是一个脚板都还没有长大的孩子。我哇哇大哭起来，爷爷非常生气，一巴掌将我屁股拍一块青疙瘩，丢我在河里，不管了。我不知道吃了多少水，也

不知道有多长时间，才被我爷爷一把捞起来。面对哇哇大吐的我，爷爷说，滚，别吐脏了我的筏子。

从此，我对这河水有了一种畏惧，以至于我后来很长时间，都认为，我就是吃这河水长大的，同时我心里对这个筏子产生了反感，我害怕哪一天，这个筏子突然散了，把我漏进水里去。

我经常呆呆地蹲在爷爷的筏子上，望着眼前的这一截水。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，我只看到上面两山之间，开了一条缝，这水就从那条缝中挤了出来。我也不知道它要到哪里去，我只看到下面两山之间，被挤开了一条缝，这水就从这条缝里漏了下去。这水有多长呢？我不知道，没有人告诉过我。我看到的只是这一截水。有一天我站在水边，望着上面，又望着下面，又望望面前这个塘，我就哈哈大笑起来，这水不就是一个瓜吗？上面一截水像一根藤，下面一截水像一根藤，中间，一个塘，像结的一个瓜。后来当我的老师教我们读“京口瓜洲一水间”这句诗时，我就在课堂上哈哈大笑起来。老师问。我说这水就是写的我家门前的那口塘。老师脸有些黑。我说真的，我家门前那口塘，就是一个瓜。回来后我被我父亲提着耳朵，在门槛底下跪了一下午。我跪着跪着，就又笑了起来：

哈哈，这个塘，真的是一个瓜。

笑着笑着，我突然不笑了，我盯着那河水发呆：

如果有一天，我爬在这个瓜上，会流到哪里去呢？

## 二

有一天我爬到河对岸的石壁上去玩，突然我看到石壁上有两个疤，红红的，比我的脑袋还要大。我突然有种感觉，这是不是字呢？我认识一些字，父亲教我的，说扁担是一，鸭子是二。但这两个疤，我不认识，它可能是字，也可能只是石壁长的两个疮。后来我

读书了。当我又认识了一些字，再次爬上那个石壁，我认识它了，它真的是两个字：

孟通。

孟通？这不就是我的名字吗？怎么会爬到这儿来了呢？我呆呆地爬在石壁上，难道我是从这石壁上来的？我不是垮坎子垮出来的？也不是大河涨水冲来的？更不是我妈妈在河边捡的？我是从这石壁上来的？很多时候，我会呆呆地想，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不相信他们的说法，他们是在骗我。现在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我是从这石壁上下来的。哈哈，我大笑起来。原来我和孙悟空一样，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！哈哈，我更大声地笑了起来，笑得河水都一个劲儿地回头望。

后来，我父亲才对我说，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哪个诗人，在那石壁上题了孟通两个字，于是这个塘就叫孟通塘。

哦。

旁边还有一首诗。父亲的声音听起来凉凉的，像沾了露水。

还有诗？

是啊，就在那孟通的上方……可能也是那个诗人写的吧。我父亲说。

于是有一天下午，我又爬上了那石壁。

我去寻诗。

那块崖壁，常年浸着水，长满了青苔，湿湿的，滑滑的。我用手刮开青苔，青苔的下面，果然有一些字，我顺着字朝下摸，一共有四行。那诗的缝儿里，浸着凉凉的水。这诗像在流眼泪？这是一首会流泪的诗？怪不得摸起来凉凉的。

“一潭澄碧四山青，寓此崖砒暂住停。我有忧怀无处遣，水声呜咽带愁听。”

我从这首诗上下来，站在河岸上，仰头望着那崖壁，那满崖壁的绿森森的青苔，难道是那诗生霉了？

我靠着石壁，望着眼前的这口孟通塘，呆呆地坐着。是因为那个诗人在石壁上写了孟通两个字，它才叫孟通塘呢，还是因为这个塘叫孟通塘，诗人才在石壁上写了孟通两个字？是先有这塘呢，还是先有这石壁？是先有这诗呢，还是先有这名字？我甚至想，这究竟是诗人写的两个字呢，还是石壁长的两个疮？

太阳要下山了，我脑子里却更加迷糊。

我名叫孟通，为什么呢？

### 三

其实听我奶奶说，在给我取名字时，我爷爷说叫孟通。我父亲说不行，叫远河。我爷爷说，孟通有来历。我父亲说，叫远河。我爷爷说，叫孟通，这名儿有来历。我父亲说，叫远河。

孟通远河，远河孟通……我爷爷和我父亲，为给我取名儿，争得脸红脑胀差点儿动手。我奶奶看不下去了，打了个圆场，说孟通远河都是好名儿，那就全占了，小名叫孟通，书名叫远河。

于是我小名叫孟通，书名叫远河。

我爷爷的名字叫筏子。

听我父亲说，放筏子我爷爷是头儿。

什么叫放筏子呢？我不懂。我是在爷爷的筏子上长大的，我天天看到爷爷划筏子，但我不知道放筏子是怎么回事儿。我父亲停了一会儿，这么给你说吧，划筏子是游泳，而放筏子，是漂流。

他给我讲起了爷爷们放筏子的样子。

那时候，隔现在有些远的时候，筏子们将大娄山上的大木砍下来，用竹篾捆成筏子，再摆成一字长蛇阵，顺着芙蓉江向下放。



听人说，以前放筏子每年都会死人的，很多都是死在一个叫落魂洞的地方。

芙蓉江把大山劈开一道口子，远远看，这河道就是一个巨型的石槽。

落魂洞上面是一口塘，叫猴子塘。筏子们将筏子放到猴子塘，靠岸，我爷爷叫大伙儿上岸去，在沙滩上搬三块石头，垒成一个灶，将锅架上去，捡些渣浪柴烧饭吃了。这顿饭是吃得最撑的一顿饭，也是最好的一顿饭。我知道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两碗吃了硬邦邦，就是要死，也得是个饱死鬼才行。大伙坐在河滩上烧烟锅。我爷爷会提着烟袋，顺着落魂洞走一趟。他每次都是这样，他会站在河边比划半天，水气淋湿了他，也不知道。

吃饱了没？我爷爷问。

饱了。

烟烧够了没？

够了。

走。

我爷爷轻描淡写地招呼一声。于是大伙儿就敲灭烟锅，上筏子去。

但还是有人一上筏子就开始喘粗气，呼吸就急促起来，手脚会情不自禁地发抖。我爷爷将二柱敲打着筏子，朝水里吐一泡口水，又朝手心里吐一泡口水，搓几下，然后用目光检查一下阵容。筏子们也开始朝河里吐口水，朝手心吐口水。

好了没？

好了。

真好了没？大声点儿。

好了！

筏子们的声音盖过了水声。我爷爷才将二柱朝石岸一撑，吼一声，走。

筏子就朝落魂洞扑去了。

落魂洞我去看过，水从上面冲下来，到落魂洞之前，也是惊得猛一脚刹下来，像电视里那些冲锋的骑兵，马冲到拦马栅前一样，前蹄飞昂，一脸惊恐。水也得先在上方的塘里喘一口气，打几个回旋，定一定神，才大吼着一头朝落魂洞撞下去，水粉身碎骨，岸粉身碎骨，河也粉身碎骨。面对如此险恶之地，别说几个人，几根木棒，一线筏子，就是再硬的胆量，也得粉身碎骨。我只记得当时我站在河岸的磐石上，双脚情不自禁地打着抖。那水我听来，不是在叫喊，不是在冲锋，不是在勇猛，而是在自杀。是的，那是水在自杀，只有报着自杀念头的水，才敢这样朝落魂洞扑。

过了落魂洞，紧接着下面是一个塘，静静的，平平的，绿森森的。

我相信那一塘不再是水，而是一塘水的尸体。

筏子快要放到落魂洞了，我爷爷站在头一个筏子上，手提一根二柱，定海神针似的。筏子们只穿一条火红色的短裤，筏子被水抓着朝下冲，筏子们铁青着脸，将脚抓在筏子上，脚爪几乎要陷进木棒里去。两岸上是狗牙齿一样的石头，筏子们只把牙齿咬着下巴。落魂洞目露凶光，筏子们也目露凶光。当水站立起来，朝着他们张牙舞爪，筏子们也将自己定在筏子上，一动不动。水张开了大口，唾沫横飞。

两岸白森森的崖壁间，就有毛猴儿不约而同地尖声叫唤，母猴抱紧了怀里的猴崽儿，猴崽扭过头去朝下望，母猴会伸出手掌蒙住猴崽儿的眼睛。

在猴群撕心裂肺的啼叫声里，我爷爷猛吸一口气，撕破喉咙大喊一声：

走！

筏子就一头扎进落魂洞去。

看不到筏子的影子，只看到那白森森的春天巨浪。

听不到筏子的声音，只听到那水在撕心裂肺的吼叫，

有妇人偷偷地躲在崖岸树丛里，抖着双手颤着双脚望着男人朝落魂洞里扑去时，会大张着嘴巴，紧闭上眼睛。

我爷爷那一声“走！”妇人就昏过去了。

等妇人醒过来，下面水塘里，是一塘散着的木棒，折腰断臂的尸体一样横在水里。也有还是筏子的筏子，筏子上的人，这时都是脸青脸黑的样子，一个个鬼魂似的，呆呆地立在筏子上。妇人看到自家男人还立在筏子上，才知道一声大哭，从树丛里冲出来，冲到岸边，像捡了一个家，捡了一条命。男人这里也会回过神来，青黑着脸，跳上岸去，将妇人一巴掌扫倒在碎石堆上，嘶哑着声音大骂，烂婆娘，哪个叫你来的？妇人大哭，爬起来，摸摸男人的头，摸摸男人的腰，有时还摸摸男人的那里，男人又一巴掌打在妇人手上，妇人缩回手，抹一脸的泪，就咧开嘴巴笑起来，笑得一脸的眼泪。

男人这时却呜呜哭起来，哭得咧开嘴笑。

等哭得差不多了，笑得差不多了，我爷爷就会用二柱敲敲筏子，说，够了，走。于是妇人蹲在筏子上，抱着男人的脚，傻子似的笑着。筏子们吼一河的号子，朝下漂流。

听人说，自从我爷爷当了筏子的头儿，筏子们在落魂洞，就再没少过一个人。

我爷爷说，放筏子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其实就是站在筏子上，随河水漂流。

爷爷说得轻巧，我却不敢相信。

我爷爷说，面对那样的水，它凶神恶煞，你要比它更凶神恶煞。它野道，你要比它更野道。它敢拦个鬼门关，你要比它更鬼门关。水到有些时候，有些地方，会比心还要硬。但是，你要知道，它毕竟是水。

我爷爷哈哈连声：犟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。

这我相信。

等我长大了，到了外面，看到了漂流，我突然感到非常恶心，甚至有些愤怒。一大群人，去漂流，当水刚把脚背打湿，耳边就响成一片的惊呼声时，那不是漂流，那是划纸船，甚至比划纸船还要无聊得多的一种消遣。小河沟里，盖住脚背。两河岸满是防护的人，一身防护的工具。水淹了膝盖，两腿哆嗦。回来后，一身壮气，大摆壮辞。他们美其名叫大河漂流。

这也叫河？这也是水？这是对河的一种侮辱。于是我看不起漂流了。我认为漂流就是将生命捆在筏子上，让大风大浪考验你骨头的硬度。我认为我的爷爷，那些筏子，他们才是真正的漂流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人们把那些放筏子的人，都喊叫筏子，筏子其实并不是我爷爷的名字。

#### 四

我爷爷说起过，说我的祖上，也是筏子。

我爷爷说，最不得了的筏子，是放楠木。

我爷爷说，我祖上的祖上，就是放楠木的。

我的祖上？

唉，爷爷叹了一口气，说就当是你爷爷的爷爷。

爷爷说，楠木不是一般的木材，它只长在深山老林里，野兽都难有脚迹的地方，没有别的树比它高，别的树只当成了它的围裙。爷爷说，以前，皇帝要楠木来修宫殿，叫人到大山深处去砍楠木。听说这楠木能立在天地间，千年不倒的。如果你的斧子不是真正淬过火了的，那，你听说过吴刚砍月亮上的树吗？就是那个样子。他说那大木是长到天上去了的，人哪有那么大的力量，能把长到天上的东西给扛出来了呢？但上头的命令比你的命硬得多啊，人

的命哪有楠木的命硬啊。我爷爷的爷爷，也不知道要上推到哪一辈儿，就是砍楠木的匠人。楠木砍开一个口，满山就香，也说不清楚那是什么样的香气，总之闻了就通体舒畅，身上的汗味儿都好像没有了。我闻过楠木的味道，并不香，其实有点像木屑的味道，和一般的木材没有多大区别。但我爷爷说，那不是正宗的楠木，楠木不怕虫蛀，虫子闻到楠木香，就醉倒了，啃不动了，哪还会蛀呢？这我相信。故宫里的柱子就是楠木，哪有虫子蛀呢？你没见过楠木倒地的样子，大地都在颤抖，楠木倒地之后，整个大山，鸟雀无声，江河不流，时间不走，一棵楠木倒地，一块同样大的天，就从上面漏了下来，原来那一方天是楠木撑起的，楠木倒了，天就垮了一方。

听说河那边山上有户人家，门前有口水缸，每有楠木倒下，那水缸里的水就会滚沸，还能从水中看到那倒下的楠木。

楠木砍下来了，成百上千人拖着，一拖动就是一根血槽。再抬到河边，扎成筏子，等涨大水。只有涨最大的水的时候，楠木才能起身。这筏子不能叫放筏子，叫“龙起身”。龙起身是一般的事儿啊？山在垮，地在颤，天在漏，云在滚，河在不断的长大，河岸在不断的扩胸，牲口们自己就朝河里跳。

我听得出来，楠木起身的时候，只有男人才能站在上面，光着膀子，把脚钉在筏子上面，女人是绝不能看的，女人们藏在屋子里，把脸埋进孩子的头发里，将孩子的头发衔在嘴里，等到男人们的喊声消失后，才从屋里冲出来，目光丢在河上，抱着孩子，柱子倒了似的，大哭。

楠木筏子在划运途中，是不能碰着点皮儿的。这楠木在他们眼里就是龙。每到这时，总是我爷爷的爷爷把舵。

你划过楠木吗爷爷？

我爷爷眼睛闪忽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

他说这地方现在没有正宗的楠木了。

楠木太高贵了，可惜那种香他从来没有闻到过。我爷爷啧啧连声。

有一天，我爷爷把我带到一个深沟里，对我说，看，楠木。

楠木？

对，楠木。我爷爷说。

几棵未老先衰的老头儿似的树，躲在那个水浸水滴的地方，躲躲闪闪，缩首缩足的样子。高不高，粗不粗，壮不壮，阳不阳。这就是楠木？我不相信，那就是楠木。那就是神一样的楠木？能支撑一个帝国命脉的楠木，难道就是这个样子？

我不相信。

爷爷说，它是楠木。我爷爷好像唉了一声。

我还是有些不信，在我听来，楠木是天地的精灵，是顶天立地的汉子，甚至是沁溢着异香的神秘女子，这几棵树，哪里可能是楠木呢？如果它就是楠木，那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方，竟然成了这个样子呢？

我知道，有些东西，到了别的地方，它会以另一种方式而存在下去，只是你不认识它。我抽了几下鼻子，并没有闻到什么香气。可能是楠木到了现在，到了这个地方，遇到了我的眼睛，变了模样吧？或者说，这只是楠木的一种，只是不同于我的祖上放的楠木，再说，我爷爷刚才不是说，它就是楠木吗？

于是我哦了一声，点了点头。

爷爷见我点了点头，脸一下子阴了下来，说，你觉得它是楠木吗？

我说，你不是说，这就是楠木吗？我又点了点头。

啪，我爷爷一巴掌就朝我扇了过来：你真觉得它就是楠木？我爷爷朝我吼起来，这……这个地方是楠木住的地方吗？龙能在屋檐沟里养活不成？楠木能是这个样子？你是傻子呀？

楠木是孙猴儿的金箍棒，是能捅破天的，杵漏地的，鬼神都害

怕的。

爷爷眼睛里似乎有火要喷出来。

我哭了起来。

爷爷将我一把搂进怀里去，手掌在我脸上刮了又刮，说，楠木是长来皇上修宫的，一般老百姓家修房子是绝不敢用楠木的，受不住，也修不起。你长这么大了，还认不得楠木？

爷爷眼里有些湿。我停止了哭，朝那个深沟望了望，又朝那几棵树望了望，就朝爷爷摇了摇头。

我决不相信，那几棵树，是楠木。

爷爷眼睛闪忽了一下，悠悠地说，那……就是楠木。

我更加迷糊了。直到现在，我都还没弄清楚，那几棵树，究竟是不是楠木？就像直到现在，我都没读懂爷爷那天的眼神和声音一样。

## 五

我相信以前这地方可能遍山都是楠木，我也相信后来楠木越来越少，我甚至相信有一些楠木为了躲避被砍去修宫的命运，而摇身一变成为一般的平常的树，但是我始终不敢相信，这就是楠木。

我听爷爷说过，这大娄山，好像还是昨天，都还漫山遍野的树，我奶奶甚至说那山上的树多得雀儿都飞不过去，但今天一觉醒来，为什么大娄山上就光光的秃秃的没有了树呢？别说楠木，大娄山连可以作柱头的树都已经没有了。我问过爷爷。爷爷悠悠地叹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，并没有给我说一句话。

奶奶说，如果还有树，你爷爷哪会来划筏子？

我爷爷说，一根楠木要长成器，在这石头上粘着一层土的地

方，一根楠木要长成器，起码得成百上千年才行，楠木的根有的会长到几十里远，你在山这边的岩洞里看到一条树根，很可能就是山那边的一棵楠木的根。这山有楠木的根抱着，这山就不会垮，这河岸才不会崩。你看现在经常涨水，时常崩岸，只是因为没了楠木。

再后来，放筏子的人还在，作筏子的大木，没了。

那些跟着我爷爷放筏子的人，早已经改变了营生。于是我爷爷就在这个渡口，划这种渡人的筏子。我爷爷成了最后一个筏子。就像他划的这个筏子是这个渡口最后的唯一的筏子一样。

我爷爷划筏子，从来不用竹篙，他嫌那东西太轻，里面不实，使不上手，一根竹篙刚朝河岸上的石头上一点，筏子还没起身，竹篙就破了。我爷爷手上的劲，能将金竹的节子捏破，就像捏一个桃子一样。我爷爷划筏子用的依然是那根二柱。曾经有人不服气，双手抱着我爷爷那根儿，刚转了半圈，人就倒河滩沙子上了。

我爷爷说，这根二柱，是一根楠木。

我曾经不止一次抱过那根木棒，放在鼻子底下使劲地闻，但一点都不香。

我爷爷划这筏子，总觉得不过瘾。他觉得放筏子才叫筏子，这划筏子，是不能叫筏子的。放筏子叫拼命，这划筏子，只能叫玩儿。放筏子是从一个天边到另一个天边，这划筏子是从一个水边到另一个水边。放筏子是打精神，划筏子是打瞌睡。放筏子是拼命不挣钱，划筏子是挣钱不拼命。我爷爷有使不完的劲儿，于是我爷爷时常将筏子划得飞快，时常将这河水弄得哗哗叫。慢慢的，这筏子在我爷爷的手里，越来越大，大得立得下一间屋了，我爷爷就将家也搬到了筏子上来，这筏子成了我爷爷的地盘，成了他的天地，也成了他的心。于是我爷爷每天守着木筏子，从这个渡口，到另一个渡口。从这个河岸，到另一个河岸。我爷爷的筏子从来没有出过事。芙蓉江在这里停下来，歇一歇脚，打一个盹，就又一头朝下面的峡



谷撞去。但我爷爷的筏子，一辈子没离开过这口叫孟通的塘。

岸上有一间石房子，那也是我爷爷的家，只不过，他很少到上面去住。

我爷爷白天划筏子，晚上就在筏子上睡。

直到我爷爷捞起了我奶奶，那石房子里，晚上才有了灯。

## 六

我爷爷记不清自己从这条河里捞起过多少人，但有一样他是一定记得的，那就是当他捞起我奶奶的时候。

他对河面上的东西总是抱着一种救命加干净的看法。捡起河面上的东西，等于是给河洗了一次脸。只要看到河面上有东西，他就会将筏子划过去，有时是一截木柴，有时是一条死鱼，有时是一个人。

那天，那个人沿着码头上那条石梯子路下来，我爷爷站在筏子上，感觉有一个花瓣从半山腰飘落了，他闻到了一股香味儿，那是自己好像曾经闻到过的，又好像从来没有闻到过。这是一种什么香呢？自己好像认识，又好像不认识？我爷爷呆呆地立在筏子上，就有些迷糊了。

那个人站在了码头边上，又有香味儿飘来，我爷爷充满了疑惑。

河里溅起了一朵水花，我爷爷眼睛一晃，大喊一声“完了。”就筏子也忘了划，径直一下扑进了水里。我爷爷像一条鱼钻进水底，将那人捞出来。我爷爷赶紧将她搁在牛背上，像耷了一块湿湿的布，牵着牛就在河滩上小跑，水从那人口里流出来，在河滩沙子上开了一朵一朵湿湿的小花儿。那人哎哟一声，活过来了。我爷爷才忙将她抱下来，平躺在河沙上，晒着。我爷爷说，落水的人，只要把